



第五十九期 · 2014年5月 逢單月發行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除惱

青楓：前些日子大和尚你談過「脫苦」問題，從「脫苦」這個「苦」字，使我想到了「苦惱」。我們心生苦惱的話，又如何脫之？又或者，我們眼見別人一臉愁苦，又如何去開解對方呢？

修智：我之前講脫苦，主要是談「窮」苦，而今天你提出的「苦惱」，又是另一話題。我們日常生活總會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煩惱，那麼我們如何去面對呢？採用甚麼方法去解決呢？首先我們要明白煩惱的來源，關鍵在於「自尋煩

惱」。我們往往只以「放大鏡」看對方的短處而忽略對方的長處。我特別想指出的一點，是每個人都有其可取之處，我們要看到一個人的長處，不要祇看到別人的短處。

青楓：呀！你所指出的，我十分認同，禁不住也先插上兩三句話吧，平日，我們看書畫展，有個別畫友總是一開始便針對別人作品的不足之處，好聽的，叫做「一針見血」，實際上呢？正如大和尚你說的，「總是看到別人的不足」，甚至是強調別人的不足，但這作品

萬紫千紅

妙法寺園林，四季花開，幾乎可以說每天我們都可以在園裡看到綻放的花朵，特別是曼陀羅花，一年裡也不知開上多少遍，一批剛剛凋謝，又見另一批已在含苞待放。每看到曼陀羅一次緊接一次的開花，總有一個感覺——是了，就是這樣，生命的生生不息，就是這樣。

你甫踏足這園林，第一道接觸的「風景綫」就是這萬紫千紅。記得那一次跟同事說：「能夠在這一

區栽種上各式各樣的花種，讓人們一開始便接觸到色彩艷麗、七彩繽紛的花朵，會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受，你請教一下住持大和尚的意見如何？」

大抵大和尚也同意了，於是，我們今天在這魚池側便看到這萬紫千紅。這奪目的橙紅色花朵便是「紅頂蘭」，這花朵很給你一種生命躍動的感覺。



本身是否沒有可欣賞的地方呢？我看，即使是初學者，也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可取處，我們為何不從人家可取的地方着眼呢？

修智：是的，你說的這情況，我們的確會經常遇上，真是要引以為戒。看別人，要看到人家的可取處；看自己，則要剛好相反，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而加以改善。讓我們談回如何清除煩惱吧！在《中阿含經 舍利弗相應品》裡，有一則「水喻經」，是透過口渴喝水而指引我們如何消除煩惱。

青楓：這則水喻經我也看過，形象生動地向我們講述五種除惱法。

修智：消除煩惱是要有對應性的，即是要對症下藥，舍利弗尊者這五種除煩惱法，就是教我們面對五種不同程度的境界而採取不同的對應方法。所謂五種，即對方的：

- 一、「身不淨行，口淨行」；
- 二、「口不淨行，身淨行」；

三、「身不淨行，口也不淨行，但心有少許淨」；

四、「身不淨行，口、意也不淨行」；

五、「身淨行，口、意也淨行」。

這是看實際情況而有實際的應對方法，譬如一棵菜，有部分菜葉枯黃了，我們可不要整棵菜丟掉，把枯黃的部分摘除，留下好的部分不就可以嗎？

青楓：把壞爛的部分割去，就好比把不淨行的部分除去而留下好的，這留下好的，就像你說的，要看到人家的優點，不要老是針對別人不足之處。

修智：可以這樣說吧！「水喻經」裡的譬喻是很好，特別是說到：「即使對方身、口、意都不淨行如何是好？舍利弗尊者教我們要生哀愍慈念之心，就好像醫生去治理一個病人那樣，切勿因而自生煩惱。」



又見睡蓮

妙法寺蓮池吸引不少遊人，池不大，但動靜皆宜，靜的是一朵朵在陽光下綻放美麗的睡蓮，紅的、黃的、白的，還有那香檳色的，靜靜地躺在綠油油的蓮葉上；水裡却是動態十足的，一尾尾錦鯉優悠婀娜的游走擺動，你會看得出神，你還有什麼放不下呢！

睡蓮，不怎麼大，看上去總好像“小家碧玉”，

像古代待字閨中的美少女那樣倚在欄杆，一派“楚楚可人”的樣兒，這比起同樣稱為“蓮”的荷花，可有大不同，荷花的迎風款擺，倒像一位春遊少女在柳岸下漫步。睡蓮也好，荷花也罷，看上去都是那樣的醉人，但却又不期然聯想到一句「殺風景」的話語：

花若解語還多事 石不能言最可人

中阿含經 舍利弗相應品

—— 水喻經 ——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子告諸比丘：諸賢！我今為汝說五除惱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彼諸比丘受教而聽。

尊者舍利子言：云何為五？

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當除之。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口不淨行，身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當除之。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不淨行，心少有淨；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當除之。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當除之。

復次，諸賢！或有一人身淨行，口、意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當除之。

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當云何除？諸賢！猶如阿練若比丘持糞掃衣，見糞聚中所棄弊衣，或大便汙或小便、涕、唾及餘不淨

之所染汙，見已，左手執之，右手舒張；若非大便、小便、涕、唾及餘不淨之所汙處，又不穿者，便裂取之。

如是，諸賢！或有人一身不淨行，口淨行，莫念彼身不淨行也，但當念彼口之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

諸賢！或有一人口不淨行，身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當云何除？諸賢！猶村外不遠，有深水池，蒿草所覆。若有人來，熱極煩悶，飢渴頓乏，風熱所逼，彼至池已，脫衣置岸，便入池中，兩手披蒿，恣意快浴，除熱煩悶，飢渴頓乏。如是，諸賢！或有一人口不淨行，身有淨行，莫念彼口不淨行，但當念彼身之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

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不淨行，心少有淨；若慧者見，設生悲惱，當云何除？諸賢！猶四衢道，有牛跡水。若有人來，熱極煩悶，飢渴頓乏，風熱所逼，彼作是念：此四衢道牛跡少水，我若以手以葉取者，則擾渾濁，不得除我熱極煩悶、飢渴頓乏，我寧可跪，手膝拍地，以口飲水。彼即長跪，手膝拍地，以口飲水，

通告

妙法寺邀請四百畫友共同繪畫之五百羅漢圖，已鑲嵌在本寺蓮花大殿佛座上，並得到各方善信的誠心供奉。

日前，我們且把羅漢圖像印製成圖冊，以敬贈繪畫者及各位供奉尊者圖像之善信。

希望各位供奉者於辦公時間內與本寺辦事處人員聯繫（電話：24618567），以取得圖冊，永藏誌念！

祝大家六時吉祥！

彼即得除熱極煩悶、飢渴頓乏。如是，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不淨行，心少有淨，莫得念彼身不淨行，口不淨行，但當念彼心少有淨。諸賢！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

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當云何除？諸賢！猶如有人遠涉長路，中道得病，極困萎頓，獨無伴侶，後村轉遠，而前村未至。若有人來住一面，見此行人遠涉長路，中道得病，極困萎頓，獨無伴侶，後村轉遠，而前村未至。彼若得侍人，從迴野中，將至村邑，與妙湯藥，舖養美食，好瞻視者，如是此人病必得瘥，謂彼人于此病人，極有哀愍慈念之心。如是，諸賢！或有一人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若慧者見，便作是念：此賢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莫令此賢因身不淨行，口、意不淨行，身壞命

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賢得善知識者，捨身不淨行，修身淨行；捨口、意不淨行，修口、意淨行。如是，此賢因身淨行，口、意淨行，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乃生天上，謂彼賢為此賢極有哀愍慈念之心。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

諸賢！或有一人身淨行，口、意淨行；若慧者見，設生悲惱，當云何除？諸賢！猶村外不遠，有好池水，既清且美，其淵平滿，翠草被岸，花樹四周。若有人來，熱極煩悶，飢渴頓乏，風熱所逼，彼至池已，脫衣置岸，便入池中，恣意快浴，除熱煩悶，飢渴頓乏。如是，諸賢！或有一人身淨行，口、意淨行，常當念彼身之淨行，口、意淨；若慧者見，設生悲惱，應如是除。

諸賢！我向所說五除惱法者，因此故說。

尊者舍梨子所說如是，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與桂花清幽媲美的 瑞香

我在妙法寺園林裡游走，輕輕地，一陣清風拂面而來，夾雜在這陣輕風裡的是一縷幽香。

啊呀，這可是桂花的花香？是，也不是！它有桂花的清氣，也有桂花的幽淡。

——幽淡的清香！

我逐香尋覓，原來就是身後一株不起眼的花樹，它的名字叫白瑞香，——很傳神的名稱，它真有一股瑞祥之氣的感覺。

妙法寺有好幾株白瑞香，形態像桂花樹，也具有桂花樹的特性：花兒是碎碎地聚生，躲在綠葉叢中，靜靜地散發出醉人的清幽香氣，這倒想起「紅樓夢」裡的「丫環」晴雯，她沒有林黛玉、王熙鳳的搶眼奪目，但她却是很有個性的。

晴雯是瑞香，瑞香是晴雯。

瑞香別名不少，有睡香、露甲、千里香等，它其實有六十多個品種，儘管它的花朵有紅、粉紅、紫紅、白色、淺黃等多彩多色，但花型都是聚生而成球狀。

每年二、三月間開花，花期長達三十天。白瑞香是園藝人士的「寵樹」。



過份的依賴

一位老漁夫和他的老伴住在一個海島上，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老人每天出海捕魚，妻子則養家禽，兩口子生活寧靜而淡薄。

一天，一群南飛的天鵝落在海島上。漁夫伉儷很喜歡這群漂亮的天鵝，於是便拿些小魚餵養它們。天鵝也很喜歡這對老夫婦，於是便在海島上住了下來。

日復一日，天鵝群逐漸分成兩組。一組喜歡這對心地善良的夫婦，願意留下來陪伴兩老在海島上一起生活。另一組則認為應該維持候鳥的生活習慣，尋找下一個適合居住的地方。最後，一組天鵝飛走了；另一組則留了下來，和兩老一起過着寧靜而快樂的生活。

幾年後，飛走的天鵝群從它們棲息的樂土又一次經過海島。它們很想看看自己當年的同伴，和探訪一下兩老。沒想到，島上什麼也沒有，只有當年的老房子。原來，這幾年，兩老先後去世，天鵝在海島住慣了，依賴老人的餵養。兩老去世後，住在島上的天鵝群也餓死了。

兩老對天鵝的關愛無疑讓人感動，但過份的依賴令天鵝喪失了在大自然中生存的能力。

父輩往往願意為子女的幸福而拼搏一生。子女在幸福和安逸的環境中長大，過份依賴父母，少了困難的磨練，不一定再有拼搏奮進的精神。這也是我們今天要面對的一個社會問題。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厚薪養廉？

有一個說法：為了令公務員廉潔，可實行厚薪。

——薪酬高了，自然便不會去貪！

這表面上好像言之成理，實際上是荒天下之大謬。

貪與廉，跟薪酬之薄厚沒有關連，如果你品性貪婪，則即使年薪百萬，甚至是年薪千萬又如何？

同樣是會貪的，貪是沒有一個底綫，有一位曾經是職位甚高的公務員，年薪少說也三幾百萬吧，最後還不是以一個貪字而弄到身敗名裂？所以，「厚薪養廉」之說，根本是廢話。當然，我們認為公務員也好，一般的「打工仔」也好，能有適當的薪金待遇，是合情合理之事，這是善待，這與什麼「厚薪養廉」無關，不但無關，且可以說，「厚薪養廉」這話語本身便是對人格的侮辱。那麼，用什麼來「養廉」才恰當呢？有恰當的方法嗎？——有，那就是用培育高尚品德，培育高尚人格來「養廉」。這就是關乎修養。我們學習佛法，又或者是學習其他的哲學思想，最終目的其實就是品德的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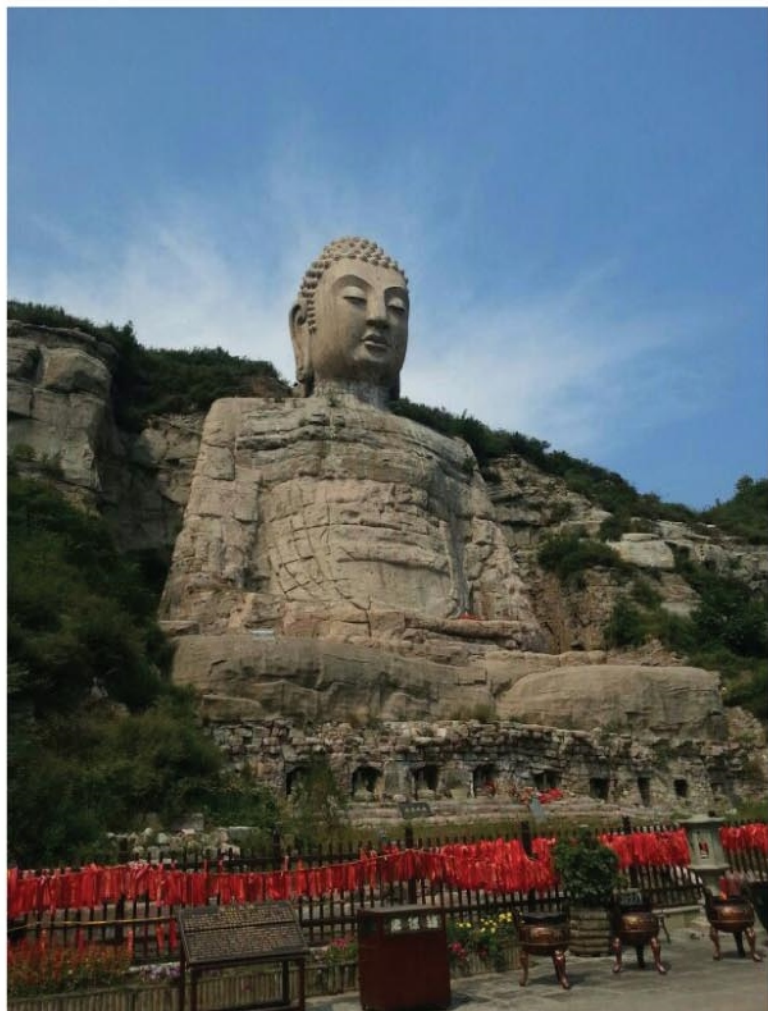
我之前寫了一篇「品高與無求」，認為「人到無求品自高」這話語不妥，希望能改動一下而變成「人到品高自無求」。放在所謂「厚薪養廉」來說，道理也是一樣的。

——「人得薪厚自無貪」嗎？不會，「祇有人格高尚才不會起貪念」。

為此，寫了一幅字送給朋友——

常樂源於知足
品高自然無求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黎裕榮拍攝的蒙山大佛

蒙山大佛 蒙難記

山西太原市晉源區寺底村西北的蒙山，有一座摩崖大佛，據估計有 五十九米高，使人聯想起四川的樂山大佛。它與樂山大佛及巴米揚大佛，合稱為「世界三大石佛」，而蒙山大佛的興建，比上述兩石佛還要早。但蒙山大佛却「失蹤」了六百年，到上世紀才被「發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一般人還不大曉得有這座「蒙山大佛」，原因是給毀了，那佛頭早已失落，因佛身也因於年代久遠而荒草叢生，在泥土覆蓋下，你感覺到的，那不是甚麼「摩崖大佛」，那祇是一般的山形山勢吧！

—— 是甚麼人發現的？

一位名叫王劍霓的地名普查人員，發現蒙山一帶很多地名都帶有一個「寺」字，還有一處更名為「大肚崖」的，於是好奇心大動，考証再考証，追查下去，所謂「大肚崖」者，實際上就是這座蒙山大佛胸部。胸部以下埋在土石中，而且也有數十米之厚，看上去，這「胸部」哪像甚麼胸部？祇是亂草橫生的山崖而已，但它的名字却叫「大肚崖」，——必然另有蹊蹺，果然，再查下去便發現這就是歷史上曾有記載的「蒙山大佛」。

根據「永樂大典」記載，蒙山大佛開鑿於北齊天保二年，也就是公元五五二年，完成於五六九年，前後用上二十年時間修建。

這座摩崖大佛也不是孤立於此，這一帶陸陸續續建

築不少寺院，其中的開化寺，唐高祖李淵在登基後也經常往禮佛；隨後李治、武則天更不斷的加建加修。可是，到了公元八四一年，大概是二百年後，唐武宗滅佛，蒙山大佛也因此而蒙難了。

從歷史記載上我們看到，唐朝的興佛滅佛，再興佛，是隨着皇朝掌政人的喜惡而有所變動，儘管後來的開化寺重開，但大佛始終給湮沒了；元代，開化寺再被毀，到了明代才恢復過來，同時也改名為「法華寺」。

蒙山大佛一直被荒棄，「佛頭」也不見了，就好像一座荒墓堆起來的墳頭給平了，那墓便成了「平地」，人們也不知道這原是墓地。蒙山大佛的情況便是這樣。

引起我寫本文的，是友人曾鉅桓先生傳來一幅

「蒙山大佛」照片，是他妹夫黎裕燊先生旅行時拍攝的，——可有留意到佛像身後藍天上的「佛光普照」？這佛頭是重新打造安裝上的，是參考了太原出土的北齊佛頭形象，整體配合得很適中，原有的佛身也經過了細緻的修整，已修復得很好。

有一點倒是想說說的，對於保護文物，又或者說對於宗教的愛護與禮敬，這出發點很好很好，就是可不要過份的「借題發揮」，利用宗教及歷史文物去大搞旅遊項目，發展旅遊經濟是需要的，但不要本末倒置，把原有令人敬而重之的可貴的文明都給毀了，這可是在精神領域上的蒙難啊！



(上圖)重新修復大佛之前的“大肚崖”。

(下圖)今天的蒙山大佛，恢復原有氣勢。





壇經密碼之四

“六祖壇經”，簡稱“壇經”。

此“經”對於佛教來說，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但如果說它“離經叛道”，則似乎過火。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時下注釋“壇經”的著作，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

青楓謹識

毛澤東與「壇經」

何謂「禪定」？有多個不同說法，但「六祖壇經」裡「坐禪品」一章，則明確指出：

「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

看「經」，不必太聚焦於一些名詞，否則也是「著相」，譬如這裡說的「禪定」，我們可用不着去死啃死記甚麼叫做「禪定」，我們把視線焦點放在「離外相與否」則可，祇要清晰知道，我們不去執着於外相，內心便會清淨，即是「定」了。惠能大師進一步為我們解說：「本性自淨自定，祇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他接下來，唯恐大家仍有

紛亂，再一次強調說：「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

——是為禪定！這就給「禪定」兩字作了十分簡明的注釋，用句廣東俗語說，這真是「講多無謂，食多會滯！」簡易地把何謂「禪定」界定下來，對於其他千絲萬縷的百般解說，也祇會弄得我們頭昏腦脹。「壇經」之所以大受歡迎，這不僅是剔除了種種艱澀的「文字障」，也同時是直接了當地把問題說清楚，這才是真正的深入淺出，——深入地將深奧的問題思考消化了，然後用淺白易懂的言語向你講述。

毛澤東說過一句話：「法寶壇經」是勞動人

民的「佛經」。（他在甚麼場合說這句話的呢？見另文「佛經的區別」）

毛澤東確是一位飽覽群書的「人民領袖」，他讀過的佛經，恐怕也不比一些佛教徒少，他是從研習角度出發，了解佛經裡的精髓，消化之後便運用到自己的實際生活中去，他喜歡讀「三國演義」、「水滸傳」，我們從他的謀略運用上可以捕捉到「三國」、「水滸」的影子。看來，毛澤東對「六祖壇經」也有充分的「領悟」與善於「運用」吧！毛澤東十分強調人民群眾的力量，他的名言：「人民，祇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人民」兩字，大抵是指一般的群眾老百姓吧，他重視草根階層這平民百姓。

惠能初見五祖弘忍，不也有一番石破天驚的「為人民服務」的爭辯嗎？

「壇經」第一章「行由品」：

惠能禮拜五祖。

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

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

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

先來解釋一個詞語——獼獠，此為貶詞，指未開化，沒有知識的蠻夷，猶如我們形容某些人為「生番」一樣。

惠能那一則回話，說明了甚麼呢？這不就是毛澤東的看法嗎？毛領袖經常發揮「群眾力量」，也十分重視群眾力量，惠能說「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但佛性無分別」，即是人的身份階級雖不同，但智慧與潛能沒有分別。

惠能請求一位讀書人把他的偈語寫上牆壁，此時他便很直截的說了一句話：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則有無量無邊罪。」

「沒意智」，即是遲頓沒智慧之意，那麼，這句話不就是更清楚說明了：人的智慧能力，不會因身份地位不同而有分別，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毛澤東的「群眾意識」不也是這樣嗎？因此，我們可以相信，毛領袖對於「六祖壇經」真是一見鍾情，而且非常的活學活用。

佛經的區別

——「法寶壇經」是勞動人民的「佛經」。毛澤東是在甚麼場合說這句話的？以下一則，引述自人民出版社黃麗鏞編的「毛澤東讀古書實錄」一書第二五九頁：

10月22日，毛澤東接見班禪額德尼·却吉堅贊，在談話中，毛澤東說：從前釋迦牟尼是個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塊，做了群眾領袖。東晉時西域龜茲國的鳩摩羅什，來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國大乘佛教的傳播，他有功勞。漢譯本「金剛經」是他譯的。我不大懂佛經，但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壇經」，是勞動人民的。

佛語 詩詞 格言書畫展

日期：五月一日至六月八日

地點：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藝廊

妙法寺藝廊每年均有多個展覽，特別是在大假期日子，譬如春節、佛誕等，人流多，參觀者眾，在這些日子裡我們總會策劃展出，其中以書畫文化活動為主。

今年佛誕期間一個月內（包括「勞動節」及「端午節」兩個假期），我們將會舉辦一個「詩詞 佛語 格言書畫展」。

「佛語」，早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與詩詞及其他一些雋語並駕齊驅，甚至可以說——我們日常運用的格言、成語，有不少都是源於佛語的，譬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意馬心猿」等，都從佛故事中來。

綠野書畫學會今次我們的書畫展活動，承蒙林勇遜先生的綠野書畫學會全力支持，林老師不但即時繪寫作品，並挑選了十位學生參與。因此我們可以藉着這次展出而同時了解認識綠野書畫學會成員的學習成績，可以說得上是一次一舉兩得的活動。



何勵貞 作品



林勇遜 作品



王小珍 作品



崔麗珠 作品



李秀菊 作品



巫珊寶 作品



蕭唯誠 作品



蕭俊偉 作品



許雪玲 作品



李凱璋 作品

容繩祖的書畫同源

容繩祖八一年追隨楊善深老師習畫，這之前，他已在書法方面浸淫了不少日子。換句話說，他是先書後畫，然後是書畫並行。行到今天，三十多年了。

問他：在書寫方面，你喜歡甚麼書體？

他說：比較而言，我最喜歡是篆書，寫篆，要心情平靜，而且是用手腕運筆，對寫其他書體及後來的寫畫，都有很大幫助。我喜歡篆書，是先從學篆刻開始的。

插上一句：「你認為多寫篆書，對寫畫哪方面最有

幫助？」

「雙鉤，我認為篆書對寫雙鉤的幫助最大，兩者都很講究線條。」

楊老師的雙鉤，獨步畫壇，容繩祖亦步亦趨，在這方面打下很好基礎，我在二十多年前，看他寫一系列的雙鉤作品，特別是波斯菊，無論在鉤勒與交搭上，都做到層次分明，輕重有別，這功夫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致的。

容繩祖進一步說，「除了篆書之外，我其實甚麼書體都喜歡，而且可以用到寫畫上去，譬如行書、草書，對畫竹、畫蘭花便有很好的幫助。」

對於容繩祖的畫作，我看得比較多的是花鳥，那麼山水呢？

「山水畫我做得比較少，」他坦言（很少畫友會這樣坦率的）：「我到目前為止，寫山水畫總脫不了老師的影子，一落筆，就是老師的手法，就是老師的用筆用色的方法，連畫面構圖也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東西。在未來的日子，真要在山水畫方面多下些苦功！」

——大抵這叫做「自知之明」。我們做任何事情都得有自知之明，這是重要的，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處，才能對治下藥。倘若人家恭維你說甚麼「大師」，你飄飄然地居然以大師自居，這叫甚麼？這叫「無明」。

對於楊善深老師的晚年生活，容繩祖該是重要的弟子之一，他緊貼老師，照顧老師的起居飲食、社交活動，以及旅





容繩祖為妙法寺寫的心經石刻

行寫生。

容繩祖可有時間是屬於自己的嗎？——有，那是楊師回加拿大的日子，他便利用這些時間把平日為老師鋪紙、拉紙時看到的書畫技巧，放到自己的作品中來。這樣的翻覆練習，待老師回港時便可以交功課了。

楊師走後，容繩祖便開始全心全意地寫畫，以畫會友各地交流，他在馬來西亞辦了四次展覽；在廣東一帶更是畫迹處處，先後在廣州、東莞、佛山、中山、惠州、汕頭等地辦過展覽，廣受注目。

容繩祖在花鳥畫方面是承傳了嶺南派中楊師一路的風格，他有堅實的基礎，綫條的表現尤為突出。

——希望在不久將來能看到他具個人風格的山水畫。





梁 棠 作品

同場：羅冠樵書畫介紹



以寫人物畫稱著的羅冠樵先生，兩年前以高齡辭世，但羅先生的作品迄今還教人津津樂道；特別是他的兒童畫，我們從他平日的言行舉止上可體會到一點：畫家性情上的天真漫爛

就像一個小孩子那樣天真無邪，更沒有所謂機心。羅老先生的人物畫，可以包括三方面，一是以「兒童樂園」這份雜誌作平台，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兒童畫，於是，我們一提起香港兒童畫，便會自然地想到他了。他是這方面的「一個時代的代表」。

也許他的兒童畫教人印象深刻，因此而忽略了他其他方面的，譬如他寫了不少人物，特別是「美女圖」以及「佛教圖說」。這兩方面其實也是他的「心聲畫」，畫家喜歡繪畫「美女圖」，這是很自然之事，甚至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之事，是畫人「好色」嗎？對，好色，那是色彩之色，何況「美女」本身的形態、形象也是美學上的一份美的追求。羅冠樵那流暢亮麗的線條，寫美女圖可

謂相得益彰，我們看他寫西施、寫貂蟬，除了畫面上引人入勝之外，他還融入書法與歷史故事，於是我們看到的，也就不僅僅是一幅美女圖了。

在人物畫方面，羅先生還寫了不少宗教畫，如觀音像、達摩，還有民間流傳的「和合二仙」等等，這些人物畫可以說是他的心意畫，既有講述工整的細膩筆觸，也有大寫意，可以看到他在這些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

此外，羅冠樵還有大量的「民俗畫」。

民間習俗、民間風情、這些帶有紀實性的畫作，你甚至可以視之為「年畫」。

羅冠樵畢生從事人物畫創作。之外，他也寫了不少「純國畫」的山水畫，都是用比較傳統的國畫筆觸去抒寫的，整體來看，他擅長於物象的準確造型，因此，我們看他的「山水畫」也就少不免感覺到他心有所「規」而未能徹底地脫胎換骨的豁出去。我的另一位朋友——董培新，也同樣有此現象出現。董兄長期以來寫插畫，絕大多數是人物畫，而且又是用鋼筆線條結構的，當他「退休」後專心專意在國畫上做功夫，我們看到他的山水畫，仍然帶着插畫的感覺，也許，擺脫「自己的傳統」而進入一個新天地去是多麼的不容易。

——其實，我們是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是羅冠樵還是董培新，他們的「新圖畫」也未嘗不是一項新嘗試，祇要磨合得好，完全是一項難能可貴的新創作。

今天，趁着「詩詞佛經格言書畫展」，特別與羅冠樵先生的家屬商討，借出羅先生一些作品一並展出，我們在此再三致謝。





尋夢源

在地鐵，聽到兩位年輕女子在談「教子經」。聽下來，可不是「雙贏局面」而是「雙難之局」。做父母的教子女認字，兒女年齡太幼小了，不知如何入手；做子女的也同樣吃力，你硬要稚子認多幾個字，他哪有不叫苦連天之理？

如果大家順其自然從興趣出發，是不是可以皆大歡喜？

說到興趣，我倒覺得有時我們翻翻字典，探本尋源地去發掘一下字源，那倒真的有趣，——最少比沉迷於「打機」要好。

且讓我拿一個「夢」來說說吧！

「夢」字是怎樣結構的？

艸、目（目字橫放）、冂、夕加起來便是一個「夢」字。我們常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則自然地有這個「夕」字（這是代表「夜」），我們睡覺是睡在床上，所以有這個「冂」；這之上是「目」，代表眼睛。倒是這「艸」字代表什麼呢？就視之為「目」之上的一對窈眉吧！

字之源起，往往是從形象出發，就是這個「夢」字，起始也好像繪畫那樣，能詳盡之則詳盡之，原來，起始這「夢」字是寫成「𦵏」，即是在屋內（冂），睡在「𠂔」上去發夢，真是「畫公仔畫出腸」了。

但後來呢？發夢嘛，不必在家裡，不必在床上，遂成了這個「夢」字。

「夢」的簡體字是寫成「梦」，不過這也不是今日始，早在千年前已有這樣的草寫。梦，像什麼？就像夜（夕）裡走進森林，黑黝黝的這才是走入夢境。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